

“火不烧火”^{*}

——论西谷启治的“空”与“互空”

[日] 美浓部仁/文 吴光辉/译

提 要: “火不烧火”是日本哲学家西谷启治在《宗教是什么》一书之中为了表述火的实在性而采取的一个表述方式,并将之归结为了“空”的哲学立场。西谷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空”的立场之下,事物的实在性才能如实地展现出来,世界也会如实地走向世界化。

关键词: 火不烧火; 空; 互空; 世界

中图分类号: B313

文献标识码: A

“火不烧火”(火は火を焼かない)是西谷启治在《宗教是什么》(1961年)一书之中为了表现火的实在性(Reality)而采取的表述方式。本论文即以这一表述为对象,关注西谷启治哲学之中的“空”与“互空”(日文为“回互”)的概念,来探讨西谷究竟是如何理解实在性的问题。

—

在《宗教是什么》一书之中,西谷关注的问题发生了转向,即探讨如何思考接触事物存在的“本来样态”或者说“实在性(Reality)”。西谷认为,宗教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丧失了实在性的我们尝试探索如何才能接触到实在性。立足于这一立场,西谷展开了宗教的叙述。但是,这一时期的西谷并没有将实在性设定为我们之外的存在,并阐述我们失去了它。倒不如说,正是因为我们在自我之外来追求实在性的态度本身,才使我们迷失了实在性,这才是西谷的理解。在此,首先我要确认一下西谷的这一基础性的认识。西谷在《宗教是什么》的第一篇随笔《宗教是什么》之中阐述了这么一段文字:

我们通常将外界的事物思考为实在性的存在。但是,我们这时是否真正地接触到了事物的实在性,令人怀疑。倒不如说,我们尽管通常将事物考虑为实在性的存在,但是同时却并没有如实地接触到事物本身。……我们通常是从自我来看待事物,也就是说,

作者、译者简介: 美浓部仁,明治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日本哲学。吴光辉,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为2012年9月15日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东亚的哲学形成与思想间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的发言。——译者

是从自我这样的城郭之中来面对事物，或者也可以说我们是从自我这样的洞穴之中来看待事物。……从自我来看待这一事态本身，通常也就会将事物作为单纯的对象来加以认识，也就是从自我的“内部”来看待“外部”的事物。由此，也就在自我与事物之间的一个根源性的隔绝之场来面对事物。内与外、主观与客观相互对立、相互隔绝的场，就是被称为“意识”的场。我们通常在这样的场中，通过表象或者观念来与事物产生关联。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事物的实在性，事物也不会将它的实在性真正地、实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接触到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要在一个“事物就处在事物的自我本身之中”，即事物存在的根底，由此才可以如实地接触事物，通过一个意识的场所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10/13) ①

在此，我们可以确认两个问题，第一，事物之所以失去了实在性，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意识的场之中，把事物对象化了；第二，对象化地认识事物，站在一个“即我”的方式而言，也就是将自我视为了与“外”相对立的“内”来加以认识对待。尤其是第二点，我认为对于我们理解西谷的思想非常重要。因此，我想进一步加以阐述。

西谷认为，将自我视为“内”，且与“外”相对立起来加以认识，看起来理所当然，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而且，这时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与将事物作为对象视之为“外”的时候的认识事物的方式，看起来处在了一个对立的两极，但是西谷认为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时，作为“内”的自我，是作为与“外”的关系下的“内”的存在，与“外”的事物彼此并列地、被对象化地加以认识的。这样一来，“内”在被加以对象化之际，“内”也就开始“脱离了事物，而成为只是封闭在自我自身的内部”的存在。但是，脱离了事物的“内”，并不是真正的“内”。这样的“内”脱离了真正的“内”，失去了实在性。针对这样的自我，西谷进行了如下的阐述：

一般而言，我们作为“内”来面对“外”的时候，就会在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本之处接触到我们自身。所谓的自我意识就是如此。但是，作为面对“外”的“内”，且在一个面向“外”的关系下自我中心化的“自我”，却脱离了事物，只是封闭在自我的内部，也就是经常地面对自我的自我。由此，自我经常地把自我本身放置在了自我的面前，且将之作为脱离了事物（事物）的“自我”这一“事物（もの）”来认识，这就是自我意识下的自我。在此，以这样的“事物”的形态而呈现出来的自我，反映为了一个混杂的表象，而并没有真正地、如实地存在于自我本身的根底之处。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之中，自我没有真实（Real）地接触到自我本身。(10/14)

就这样，事物被对象化了，从而失去了实在性；自我被对象化，因此失去了实在性。对西谷而言，二者实则为一回事。事物失去了与自我一道生存的内在关联性，作为单纯的对象而体现出来，是因为自我将自我封闭在了自身的内部；自我之所以将自我封闭在自身的内部，是因为事物只是作为对象而呈现出来。

① 本文涉及西谷启治的著作引用，参考《西谷启治著作集》（创文社，1986 - 1995），文中引语之后的数字斜线前为卷数，斜线后为页码。

二

根据西谷的理解,我们通常是将自我封闭在了自身的内部,将事物视为对象来加以认识,由此就不可能直接地接触到实在性。因此,为了脱离这样的状态,以接触到实在性,我们就必须抛弃将事物对象化的认识,把自我向事物打开。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样呢?——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我们自身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在此,我们若是保持过去的“自我”与“事物”(もの)的存在方式,就不可能重新认识二者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正如西谷所阐述的,我们通常考虑为“自我”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我们视为“事物”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事物。我们必须从自我的实在性是什么,事物的实在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来重新开始思索。“火不烧火”这一表述,在《宗教是什么》之中以一个再度质疑的方式而被提示出来。

例如,“有火”(火があ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西谷重新开始了质疑(10/27)。我们通常是以“它是火”这样的判断为途径,来接近“有火”这样的事态。但是,西谷认为这样就无法接近“火”本身。我们在将眼前的“火”把握为“是火”的时候,火“就在与我们彼此相对而展现出来的事态(日文为“相”)之中,因而也就在我们认可的范围之内,被加以把握。”也就是说,它是在对于我们而言具有一定意义的范围内,以作为具有意义的存在被把握的。但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方式,西谷认为这一状态下的火可以说并没有在它的自我本身的状态下被把握。它不过是“依旧作为客体(因此站在相反的立场而言,也就是主体的立场而言)”被把握的。

站在“是火”这一侧面的立场来接近“有火”这样的事态,就是将“有火”把握为存在着“是火”的存在。按照传统的概念来描述的话,也就是将火视为了“实体”。实体概念在漫长的哲学史之中曾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西谷认为,这一概念之中隐藏了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而且,西谷认为,这一概念潜藏了一种困境,这一点到了近代在哲学的历史之中日益明了(10/149)。康德曾将对象视为一切表象,并站在这一立场,阐明了“‘实体’也不是表示事物自身的‘有’,倒不如说,……主体就是将‘思维贯穿’到了事物之中的存在”。根据这一立场,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思索,即实体概念之背后存在了主体的思维作用,主体是较之实体更为根本的存在。但是,西谷认为,针对做为一切表象之根本的主体的“省察”或者沉思,进而引导我们逐渐走向针对主体权能之界限的自觉,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主体的根底发现了虚无的存在。就这样,实体概念在其根底会遭遇到虚无,被无情地加以否定。

若并非是站在它“是火”这一立场来实体性地把握火,而是在其自身之中来把握的话,也就必须关注到火“不是火”这样的问题。西谷指出,“火不烧火”这一表述所突出的就是这一问题。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西谷首先提到“我们说火是热的时候,可以说热本身并不热”,并进一步展开了阐述。

火是热的,乃是感觉的内容,站在存在论的立场属于“质”的范畴。使用温度计来加以测量,火的热度也就是作为了量,也就是属于“量”的范畴。但是,热这一事实,在它就是事实本身的时候,这样的事实却是不管是质的范畴还是量的范畴皆不能把握的一个“原事实”。火的热度“不热”,并不是意味着不热或者冷这样的性质,它的不热或者“无热”乃温度计无法测量的。也就是说,这一事态,乃是热这一事实站在

了质或者量的范畴的彼岸（或许倒不如说是此岸），作为一个“原事实”而得以“掏空自身”（日文为“脱体”）地呈现出来。（10/143）

“不烧”或者“不热”这样的否定的形式在此得以体现出来，也就是指“原事实”呈现为一个超越了各个范畴的存在方式。西谷还提到，这也就是“火”自身以一种“决不允许从外部来接触”的方式而存在。要接触到火的实在性，就必须抛弃一切将火作为对象、视为外部的认识，而且有必要去接触作为一个“原事实”的火本身。^②

三

按照西谷的思索，接触这样的“原事实”下的火，也就是接触火的实在性。但是，对于一个以“决不允许从外部来接触的方式”而存在的火，我们又如何才能去接近它呢？所谓“决不允许从外部来接触”，也就是指站在我们这一边（即，它“就是火”的立场）来赋予意义或者内涵——若是这样的话，那么火自身就会逃逸他处。换言之，对我们而言的“是火”的这一内涵，不能强加到“有火”这一事态之中。我们不可以站在我们这一边，由此来赋予对我们而言的存在的意义或者内涵，而必须探索出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接触到火的实在性的道路。首先，我们可以做的，不过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来赋予它“是火”这样的意义或者内涵而已，而并没有阐明“火”自身是否存在的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就可以否定性地尝试着接触到“火”的存在本身。

这也就是所谓的“否定之道”。但是，在走向否定之道之际，给予我们接近火的实在性的途径，也只有它“就是火”这一条道路，因此即便是选择了“否定之道”，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否定“是火”的命题。当下，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认识事物的方向，大概也就只能将“是火”理解为火自身的“表现”（現われ）吧。也就是说，对于“是火”这一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或者内涵，我们必须放弃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立场来思考和将它强加给“火”自身

② “火不烧火”在禅宗的传统之中是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的一段文字。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段文字，笔者无从考究。以它在龙树《中论》第三章即已出现而言，这一表述本身想必也极为古老。龙树《中论》在此提到，依照第二章“去者不去”的解释也可以理解“火不烧火”。《中论》的第二章提到了“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已去未去。去時亦无去”，已去者，现已去，故而不可再说“去”——这样说的人，将自身实体性地设定为了不曾去的“去者”，由此而附加了“去的活动”，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由此，龙树展开了讨论，强调了空的立场。参考中村元《龙树》（讲谈社学术文库，2002年第168页）。到了《回诤论》第二部，尽管与《中论》的文脉不同，但是龙树提到了“火不烧火”这一表述。参考梶山雄一·瓜生津隆真译《大乘佛典14 龙树论集》（中公文库，2004年第168页）。龙树的探讨与西谷之间不可否认存在了重叠的内容，但是小论的目的不是对二者进行对比，故在此就龙树的思想不进行更多地深入。

与佛教的传统截然不同，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也在围绕圣典之中的“Ave, gratia plena”的德语教义（全集版德语教义22）的解释之中援用了“火自身不燃烧”（Feuer als Feuer entzündet nicht）这一表述。参考Meister Eckhart, *Deutsche Predigten und Traktate*, herausgegeben und übersetzt von Josef Quint, Zürich 1979（Diogenes Taschenbuch），S. 257。同时可参考上田闲照《艾克哈特》（讲谈社《人类的知识遗产》21，1983年第341页）、田岛照久编译《艾克哈特教义集》（岩波文库，1990年第116页）。艾克哈特提到，“火”的本性被注入到了“薪”之中，故即便是“薪”在燃烧之际，火作为火本身就维持了自身的纯粹性。但是，也正如此一样，神的本性即便是被注入到了灵魂之中，神也会维持自身的一种纯粹性。西谷亦是艾克哈特的研究者，因此在就“火不烧火”这一表述进行探讨之际，或许也会联想到艾克哈特的思想吧。

的思维方式，而把它理解为对于我们而言的火的存在本身的一种“表现”。

但是，若是这样考虑的话，那么“物自体”是什么，“表现”是什么也就成了一个问題。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不能设定在这样的“表现”之背后，存在着与这样的多样性的表现的每一个相对应、带有了这样的限定意义的多样性的“物自体”。正如之前所阐述的，给予事物的限定，皆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来赋予的意义或者内涵，这对于物自体本身应该说并不是妥当的。因此，若是要考虑到物自体的存在的话，它就必须是超越这样的多样性的限定的一种存在。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将物自体理解为与多样性的表现彼此对立的“超越性的一者”。之所以如此，与多相对立的一，乃是被限定了一。^③ 物自体必须是脱离了一切的限定。就它脱离一切限定这一内涵而言，它必须是“无”。但是，所谓“物自体是无”，并不是说在作为“表现”的火之背后，存在着“无”这样的“事物”，或者说火是从“无”这样的“事物”之中表现出来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这样的“事物”（もの），并非是无（無という「もの」は、無ではないからである）。就“物自体是无”这一立场而言，我们倒不如说，“物自体”本身并不存在，“表现”之背后什么也没有。（もの自体という「もの」は無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現われの背後には何も無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就这样，在搜寻物自体的道路上我们阐明的，就是物自体这一“事物”本身并不存在。但是这一事态，并不意味着事物的表现乃是空无。表现之背后什么也没有，这一表述意味着，表现没有任何阻碍地（即无碍）得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表现是原原本本地呈现为了现实（Real）。这个时候，物自体的“无”，也就是将表现无阻碍地展现出来的“场”。这一点，并不是否定表现的实在性，倒不如说，是使这样的实在性得以形成的、肯定的（positiv）场。对于这样的场，西谷称之为“空”。^④ 站在“空”的立场，表现就会在他的背后不带有任何事物，即“抛开表现事物本身而得以表现出来”（10/147）。在此，正因为没有了任何的阻碍，因此事物也就会如实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实呈现，有了一种“绝对性”。对于处在“空”的立场下的事物的存在方式，西谷进行了如下的阐述：

在这样的存在方式之下，若是说有某物，那么就带有了一个绝对性的事实这样的意义。“在此时、在这里”（日文为“今、ここで”）所形成的一种事实，一下子就会成为过去，例如“热”这样的事实，即便是它，作为事实也是绝对性的。也就是说，天地之间只此唯一的一样的事实。因此，世人也就提到“普天匝地热”。这一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底的热。（10/146）

③ 西谷以批判的态度，认为自古以来的哲学史之中，被视为了绝对的一者的，大多是以一种“将存在的事物的多与差异性作为伪装的假象而加以否定”的方式来进行限定的一，也就是作为实体的一，而不能称之为物自体。参考《西谷启治著作集》（第10卷第161页）。

④ 将表现视为空虚的事物而加以否定的场，被称为“虚无的场”。也就是以本论第二节第三段落所阐述的方式，我们遭遇到了否定实体的虚无的场，也是以单纯的否定性为本质的场。在“虚无的场”之中接触虚无（西谷反复使用过“虚无的自觉”这一表述），对于探索实在性的我们而言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大事件（参考第10卷第22页之后），但是，我们却不能停留于此。虚无的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过渡的”场（第10卷第155页）。认为可以停留在虚无的场的人，乃是将虚无实体化了，也就是将无把握为了无这样的“事物”；也就是说，持有这样的思想的人，是从虚无的场逆转回了意识的场。“空的场”是经过了“虚无的场”之后才被开启的场。

西谷在此强调了这样一个普天匝地式的“热”，一种“无底”的热，并认为这一状态就是真实（Real）的“热”。

不过，物自体本身是“空”这一西谷的洞察，应该说与我们的自我也是“空”这样的思索乃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是站在“表现”的对立的一面，就无法树立起物自体；要是站在表现的这一边，也无法树立起我们的自我。二者之中只有一个才能成立。以这样的形式而形成的对于“空”的洞察，应该说是一种无法称之为洞察的洞察，我们的自我是“空”，因此至少这样的洞察不能说是“我们的”洞察。西谷认为，为了获得这样的一种洞察，事物（「もの」）因此有必要“参入到如实地现成的一个次元之中”（10/145）。而且，我们也有必要“归入到一个‘物自体’原本就现成的‘空’的场”（10/157）。“参入”或者“归入”之所以必要，大概是在于洞察只要停留在了“我们的”洞察这一水准的话，那么对于“空”的洞察也就无法成立吧。

我们将我们的自我完全掏空之际，与之合二为一，物自体也会被掏空。但是，由此并不表示一切都消灭了。所谓消灭，乃是对象化的自我与事物的存在方式。西谷认为，掏空自我，掏空事物，倒不如说“空就是自我”或者“空就是事物（「もの」）”最为一目了然（10/156）。换言之，空成为了自我，空成为了事物，若是走不到这一步，那么也就不可能完全掏空自我与事物。空成为了自我，空成为了事物，也就是说在空的场，表现脱离一切表现之物而表现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也就在这样的表现之中，自我与事物合而为一。在自我与事物合而为一的时候，也就存在着表现的实在性。在此，西谷启治注意到了英语词汇——“Realise”一词，并进行了如下的阐述，

英语之中，“Realise”一词带有了“实现”与“知晓”的双重内涵，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觉悟到实在，是因为实在本身就在我们之中来实现自我，实在只有在我们之中来实现自我，我们才能体认到实在。因此，我们在体认实在的过程中，实在的自我实现得以形成，这就是我试图要阐明的内容。（10/8-9）

正如这一词汇所示，我们不能将事物的实在性与自我的实在性完全隔离。之所以如此，按照西谷的认识，是因为“Realise”这一行为本身只有在“空的场”之中，只有在自我与事物合而为一的时候才能得以成立。

“火不烧火”，正如前文所考察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处在空的场之中，抛弃一切表现事物，从而作为表现事物之本身的“火”的一个真切（Real）的存在方式。这并不是说火是一种不燃烧的事物，而是指火最为真切地燃烧的样子。处在空的场，抛开一切的燃烧之物而燃烧着。或者说，是在一个既没有火也没有我的状态下绝对地燃烧着。“火不烧火”这一表述，就是这样的形势下的燃烧着的火的实在性之表现。

四

那么，事物存在于空的场的时候，事物呈现为可称之为“天地之间惟有一人”的状态，这一状态究竟是怎样？对此，我们在之前的第三节进行了考察，并提到了“普天匝地热”。这一状态，也可以理解为表现火在空的场之中，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地燃烧的状态。但是，西谷在此所阐述的，并不是处在空的场之中的火以一种排斥其他一切的方式而存在，倒不如

说,存在于空的场之中的事物,本质上与其他的事物处在一种关系之中。^⑤

说火的存在状态是“天地之间惟有一人”的状态,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火之外的事物。在此,以焚火为例,火在燃烧着薪,在它之旁放了火钳,这样的状态,也是“惟有一人”一样的状态。不管是薪还是火钳,皆没有主张自我的存在,而只是火正在燃烧这一事态的所谓的“构成要素”而已。换言之,薪或者火钳将自我变为了无,使火得以表现出来。由此,火进入到“惟有一人”的状态,乃是通过薪或者火钳的自我无化才成为了可能。正因为如此,首先我们可以指出,火所存在的、真切地燃烧的“空的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虚的场,而是以薪或者火钳的自我无化为内涵的场。

火在空的场之中如实地表现出来,这一事态是通过薪或者火钳的自我无化合而为一,得以成立的。借助西谷的表述,就是薪或者火钳立足“从属的地位”,由此而将火拥立为“主人的地位”,由此火才得以存在。若是火只有火,也就不会真切地体现为火,只有被薪或者火钳所拥立,才有可能成为真切的火。但是,薪为了将自我无化来拥立火,就必须是作为自身而实在性地存在。而且,薪为了作为自身而如实地存在,火或者火钳也就需要将自我无化,且要站在一个“从属的地位”。由此,构成空的场的内涵的自我无化,乃是相互性的。火要被其他的事物拥立而得以表现出来,也就需要将自我无化,拥立其他的事物。

空的场也就是这样,事物通过各自的自我的无化,而拥立其他的事物的同时,也要如此地去将自己拥立的其他的事物得以存在的场所。在此,“一切的事物彼此之间为主为从的关系”(10/166)也就得以成立。这样的关系,西谷称之为“互空的关系”(10/166)^⑥。在互空的关系之内,事物为主为从而合为一,为从为主而为二致,由此,事物既是“它自身”的同时,也不是“它自身”(10/168)。这是一种“矛盾”(10/166),但是,西谷认为这样的矛盾就是“空的场”的本质。而且,事物要如实地表现出来,只有通过这样的矛盾才能成为可能。

西谷指出,我们要关注一个被称为“世界”的存在,世界就是通过这样的矛盾而成立的。世界就是“万有的各个事物在这样的‘有’之中处于绝对的独立,而且还成为了一个集合”(10/166),由此才得以形成。世界不是单纯的一,也不是单纯的多,而是一的多,同时也是多的一。西谷认为,这样一个世界,只有通过构成“空的场”之本质的上述矛盾,才能成为可能。

世界的存在方式与“事物”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在此,西谷联想到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将世界的存在方式以“世界的世界化”(世界が世界する)来加以表述。例如,“一个事物”处于“有”的状态之际,“世界”就走向了“世界化”(世界する,10/179;10/169)。所谓世界的世界化,并不是指世界这一事物作为世界而表现出来,而是指世界采取了一个形式,成为了一个事物。也可以说,这是世界反映在了事物之中。在这个时候,存在于世界内的事物,也就区别于其他一切的、存在于世界内的事物,从而保持了一种绝对

⑤ 事物只有与其他的事物处于一种关系之中才会存在这一思想,在佛教的传统之中被称为了“缘起”。空也就是缘起,这是自龙树以来的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龙树的《回诤论》之中,提到“物自他而成”乃“空性之意”(参考《大乘佛教经典14 龙树论集》,第157页)。西谷的思想站在一个大的视角,可以说与这样的大乘佛教的传统彼此相连。

⑥ “互空”一语出自何处,笔者未及详考之,道元《正法眼藏》之《坐禅笈》曾采用了这一表述。围绕“空·回互·世界”的思想,西谷晚年的思考可以参照著作集第13卷收录的《空与即》一文(1982年),尤其是该册第133页之后。还可参考西谷与八木诚一的对谈《直接经验》(春秋社1989年)第7章。

的、独立存在的特征，且作为世界内的不可替代的事物而存在。但是，这样的不可替代性，不仅是指事物本身不可替代，同时也指与这一事物处在“互空的关系”下的其他的一切事物皆不可替代，进而世界本身也不可替换这样的内涵。

为了阐述空的场之下的事物的存在方式，西谷经常借用《淮南子》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10/146）^⑦这句话来加以形容。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某一时候，在某一地方，我们目睹的一片树叶，毫无保留地映衬出了整个秋天的世界。因此，秋天的世界非此莫属。西谷认为，就在事物反映着世界，且作为世界内的不可替代的事物而存在的时候，事物就是Real的存在。以这样的方式，火存在于世界之内的时候，可以说燃烧的不是火，而是世界。因此，站在这一立场，我们就可以打开理解“火不烧火”这一段文字的途径。我们看到焚火之际，感到整个世界真切切实在了，在这样一个经验之中，应该说并不单是火在燃烧，而是火在燃烧的时候，世界如实地走向了世界化。

正如第三节所示，空的场乃是事物如实地得以表现出来的场，但是，与之合而为一的，就在这样的事物之中，世界走向了世界化。空的场就是这样的场。西谷认为，就在这样的空的场之中，实在性才得以成立。

（美濃部仁，《“火は火を焼かない”——西谷啓治における“空”と“回互”》 责任编辑：鲁旭东）

⑦ 语出《淮南子·说山训》：“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宋·唐庚《文录》引唐人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译者

来 稿 须 知

欢迎学界朋友踊跃投稿，来稿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一、请著者、译者勿将一稿多投。我刊对网上或其他出版物中已发表过的文章不再予以刊发。而且，对重复率在20%以上的论文或译文不再录用。如6个月未接到用稿通知，著者、译者可自行处理已投稿件。

二、我刊投稿形式为电子版，字数在一万字左右。

三、请投稿人附上您的实名、职务、职称、工作单位或学习单位、联系方式（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电话、身份证号码等）。

四、投稿时请附上以下资料：

1. 论文：需要文章的中、英文内容提要，都以汉字在200字左右为准，关键词3-4个（中文），文章篇名的英译。

2. 译文（其中有版权问题的自行解决）：应附上外文原文，格式可以是PDF，也可以是纸质的。还需要译文的篇名，著者的国别、姓名、译文出处的书或刊名、出版社的名称（一律用外文拼写）、出版年代；译文的中、英文内容提要，都以汉字在200字左右为准，关键词3-4个（中文）。

五、体例方面的要求：

1. 著文、译文的正文采用五号宋体；

2. 著文、译文的注文采用当页注的形式，整篇的注文序号连续排，字体为小五仿；

3. 著文、译文的参考文献采用尾注形式，字体为小五宋。